七錄齋詩文合集

七錄齋詩文合集標目

館課卷之一

館課卷之一

士品臣品議

婁東張　溥西銘著

古之爲大臣者非必功見名顯然後知之也草茅之時命之矣王者博求其人徵書束帛不憚躬身臨焉夫固曰我將需以爲臣也然而不敢遽也大者師友次者卿士以道相左右躬降顏色授策爵命之曰臣猶謂貶焉若書稱臣鄰詩道朋友兄弟亦其義也夫上求之者重則下應

之者不輕是故士嘗無志於人臣而君命至焉湯相伊尹而師務光武王來六州之人而屈於殷長者天子之力豈難有所加於匹夫哉誠以賢人不可輕致而欲下觀之者化也戰國之世天下士爭趨如鶩其間猶有鑿坯杜門者然而風下矣漢武詔求賢良郡國以公孫弘應對詔失指罷巳而再舉弘不肯行强之始前卒成顯相貴幸無比一弘之身何前後見殊乎君子於是知公孫之揣摩甚於蘇秦也秦一不得志則

棄彊秦而之六國弘一不得志則變其樸守而
獻甘言木鳶雖巧不如車輗墨子見荆王錦衣
吹笙弘其墨子之術乎是故高明之君甚無利
乎有順臣也三代以下取士之制隋唐無論已
西漢尚經術乃有張禹孔光宋入慶曆初改詩
賦爲經義而王安石出其中夫六經不足以得
士則人主之法窮矣抑有說焉漢之大儒莫若
董子發難於呂步舒一詘不復用宋神宗時有
周子二程不推在大位而純用匪人凡六經之

不期得上所謂進退經術者之失非六經之過也昔者鄭子産惡鄧析之僞也屢易書焉子産之書無窮鄧析應之亦無窮今之取富貴資榮名者亦然窺上意之所在務捷中焉一旦得施用其能蒙顔河木亦所不惜安望其發策適要扶切當世乎夫士不得其所以爲士則臣必失其所以爲臣不取諸士而輕責臣焉兩弊之道也既臣之矣不作其廉恥而輕辱之則爲臣者兼喪其所以爲士又在下兩蹶之數也畫策之

不如素餐策也爲其有用也偏愛者取畫策而
其素者自在也苟并淇素者而奪之則抱策者
怨矣凡人臣之修大業談先王者非有求於人
主人主自求之上之人旣迫以功令使不得不
來又抑塞其氣懸所醜以加其上則慷慨慕義
之士有放山林友麋鹿以自善爾孰肯爲上竭
其悃愊哉韓昌黎數上書宰相後儒疑其干澤
及一進用發危言析强敵黨徒瀕死而不悔使
韓子慕爵祿胡爲自變於前乎夫其汲汲一遇

冀行其道者𪪺王之法制禁令也敢言特立志
不少挫者先聖之道傳之孔孟不敢不勉者也
生今之世讀古之書進不敢倍於王制退無負
於聖人此士品臣品之大凡爲上者不可不察
也

小雅中興策

小雅之詩言宣王者十四篇大雅之詩言宣王者六篇以文觀之大雅之辭同小雅之辭異何則雲漢作於仍叔崧高烝民韓奕江漢作於尹吉甫常武作於召穆公序者之說無乎不美斯謂同也小雅則不然六月采芑車攻吉日鴻鴈庭燎爲美沔水爲規鶴鳴爲誨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爲刺斯干之考室無羊之考牧或且以爲祈父以下宣德日衰不宜有此則宜爲成

王作維周公所賦所謂異也及考宣王之行事元年命秦仲討西戎吉甫伐玁狁二年命方叔征荆蠻淮南之夷遣召公往平焉淮北徐夷則自將親征焉四年命蹶父撫北土以封韓侯命召虎營謝邑以封申伯五年樊侯仲山甫城齊六年秦莊破戎八年巡狩朝會田獵講武九年更作宫室十年安集流民以詩按之各有其事則小雅諸詩之前後又未可以編年爲例矣夫二相共和史記云周召相與和協共理國事號

同共和而汲冢周書乃有共伯干王位之文魯
連子云共伯名和好行仁賢厲王奔彘諸侯奉
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一共和之號人
各殊言推之說詩順逆之指寧盡同乎穆王取
遂事之要使左史戎夫朔望以聞有儆於皮氏
之陵君華氏之專政夏后之隨財而行殷商之
民不親吏以至有虞之爭權平林之專命質沙
之卿三苗之民逮乎扈氏義渠平州曲集巢郇
共工南氏揚氏有果畢程穀平阪泉縣宗玄都

西夏有雒無不具戒繇今以思皮氏諸國若有若亡取以論治皆為成鑑況宣王之政載在詩書尤遂事之明白昭灼者乎申培之說詩也小正續有十一篇皆稱為宣王中興之詩而黍苗車舝乃入其中小雅自節南山至何草不黃皆幽王之詩顧小宛居小旻小弁之間復有以為宣王者幽宣之詩豈可並歟正言其義六月諸篇奏之燕享以續周公之正樂雲漢諸篇奏之會朝以續周召之大正則謂之小正續大正續

即不得謂之變小正變大正而已讀詩而案今
有所甚願焉有所不願焉奴之不靖其玁狁乎
焦穫去鎬京百里太原去朔方五百餘里今之
險要不猶是乎則出征歸飲願爲之歌六月濵
之變其蠻荊乎能先治兵則路車命服足以定
之矣願爲之歌菜芑秦晉之民其鴻鴈乎飛于
四方徒聞羽聲莫知所止見中澤則集矣使者
能招來流民反其都邑築其牆屋而安處之是
即民之中澤矣則願爲之歌鴻鴈所不願者何

鶴鳴是已殺伐之志外形則人懼而遠去如鶴鳴而魚潛所必然也所甚不願者何祈父是已周之司馬掌封畿之甲兵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六軍出自六鄉法不取於衛士自千畝之戰王師敗績于姜戎始移以行爪士為怨今之四方調發千里餽糧得無有哀轉恤者乎是可閔也詠所願於詩者與所不願於詩者例此務而專為之防能司祿益食歟司金益富歟谷戰水戰皆善歟伍卒整歟民無匿戶歟不燎山不封

水嫩大約思治之詩不同同於喜樂憂亂之詩不同同於感慨唐元結之爲道州也一意古人之政爲民營田給舍免徭役歸流亡租庸之納歲有報免至今誦其春陵行去鄉悲諸詩惻隱忠厚惻乎辭表殆得風人之深者乎覽郡國而思良牧其誰與歸而惜乎當世之無其人也嘉靖之時憂邊防者謂慮寧夏則當防賀蘭山外慮甘肅則當防蘆塘松山慮延綏則當防焦家坪羊圈渡慮固原則當防花馬池靖虜衛慮宣

大則當防東勝衛黃花鎮因循及今失勢彌多則爲防倍密顧與人以隙而不亟一振將小雅盡廢之傷於今猶有刺歟周厲王好利而悅榮夷公芮良夫有歎焉引頌之思文后稷大雅之陳錫哉周以爲訓宣王固聞之矣不勸於末而虢文公仲山甫皆有諫甚矣王事之貴終也虞夏之書一變而有甘誓也不書王不書扈而直書大戰明乎春秋之變始焉五子之歌善讀書者以爲變風雅所自來君子觀變於微以勸後

王從其所可爲者辭其所不可爲者亦曰吾儆閎道法宣王之始毋法宣王之末而可矣呂祖謙曰周宣之小雅始於六月者言功大雅始於雲漢者言心夫惟有雲漢之心然後成六月之功是二雅之本也詩序所言四夷侵中國微者責在夷厲非宣王之過也

擬興民行端士習以正人心以固邦本疏

臣聞利人莫大於敎成身莫大於學是故魏武侯問元年吳子對以愼始季孫執訟民仲尼譏其失道此言操術貴豫化豯上究不可不審也明興之初道化麗洽郡縣閭里皆啟塾立師守令程課木鐸之長月徇道路鳴鼓會田無曠農職嘗斯之時散騎舍人鮮衣有戒壽民過百太宰致賀汚巷之人伏節循孝則皇帝敬謝詔書深美是以修上服娉金和玉節匹夫礪義色然

而安誠三代之盛規隆平之大歷也隆是以往其意寢衰族師鄭長典制蕩然鄉飲讀法僅云故事甚至虎闈重地充以賈人橫經之座貪夫是長夫學無師法經止一家則揣摩上第童子可能不考生平求人俄頃則寡昧成[illegible]儻蕩莫肯閭閻效之習以成智市人贅子甘於跳踉家習五龍之書巷侈博簺之術端公起妖巨人典亂撥厥禍萌實原於此夫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高祖所以思賢才也以燕養老而民加愛以享養

我而民加敬
英宗所以無遺年也洪武之時學官入　都否以
時務吳從權張恒謝爲不知黨之窮邊宣德元
年坊廂里老召入　殿階獎以　王言歎聲在
路昔盛今替誰執其咎臣伏覽古昔蜀地蠶叢
文翁創起學宮潮州瘴癘韓愈牒置鄉校百城
之司開作荒土翕然底治況於
聖明寧憚釐革爲茲本計莫若倣則漢宜敦重
守令詔修舊令嚴選師儒夫虛華刻薄朱穆深

悲竿牘苞苴莊周所歎言之莫名其端久且漸漬爲害日生月化沿而不知本盩酒酸蜂蠡弗覺此鄒國長纓君先自斷齊人犯轂大臣棄車爲禁民於本也日者盜賊横流囂譁鬧作謨謀之士莫不謂路設高禄城伐大鼓增俾飽馬足無後患以臣觀之非其要者夫峻文深詆獄乃日繁聚斂四出賦滋匱削緣此鏡彼亦足以見俗吏之無益於人國鞭捶不足以禰患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重得

民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目在上也王守仁出撫南贛軍政填委獨開射圃書院講學爲先度之於今兵荒之事未甚當時勵而行之不爲疏闊臣不勝翹翹獻芹悃忠伏惟垂詧

進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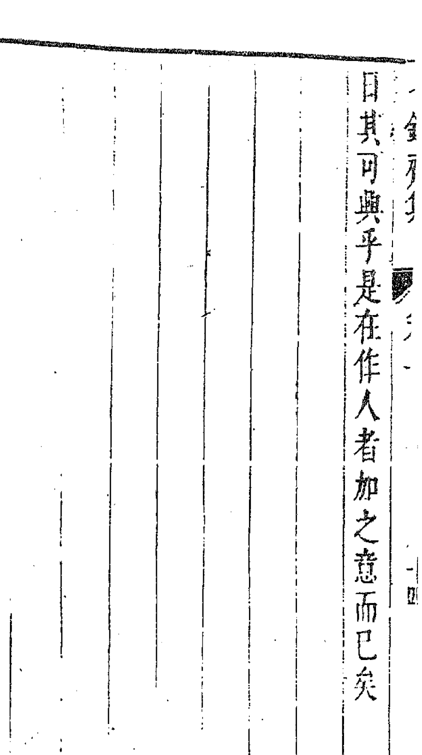
進士之名昉於周官當時與其選者無慮鄉州之俊秀層纍而達於天子苟不得當雖州遂大夫所舉大司馬抑而弗聞蓋其慎也漢興以來庶事草創武帝即位之初首策賢良董仲舒至於再三務究其意論者推其崇尚儒學罷黜百家三代而下文治攸始然舉士多科不稱進士即時遣使巡行申蔽賢之罰要所升文帛郎山羌類登華要不聞專塗餡冊一於繩墨迨隋開

進士之科唐設殿試之制取士條格獨此優最
天下士爭趨之不繇斯塗者雖廁身鼎槐負愧
山谷於是功名之路齊於一致他品淆繁難與
並轍矣宋分進士明經二科無大輕重王安石
獨申明經以抑進士意欲黜離詩賦盡歸經術
而矯枉過甚其流偏激南渡以後卓犖淹通之
倫多出於進士一科夫固知榮顯之號王者藉
以摩厲天下人情所同未容一人私揜也
國家取士肯尚簡要使人易遵南宮之選典最

臣鉅四海嚮風并心一意酌諸往古可謂不煩間有憂者疑立法峻隘未盡人材慨然當代欲爲格外之求其說曰楊士奇拔於貢士徐晞起於獄吏初典具在以循而行之固可爲也是殆不然　國初風尚敦朴人鮮儇智故不就科目者猶有潔方守正之士隱名其間寖尋而降榮徑日開利巧之徒穿鑿求用專一法以翤之尚懼不正况導之乎蘇軾有言上欲舉廉下皆敝車羸馬上欲舉孝下皆封股廬墓夫徵士於鄉

其僞且然推斯以往其原曷正是故程弓撥矢不足以得將帥之才剏墨引律不足以畢公卿之智與其數變法而無當也莫若舉舊法而申儆之進士之所以爲高於時者以其選之之難也其所以選之難者以其學之皆出於聖賢也羣一國之人而選之合數十人爲始得一人旣聚一國之所選合天下而選之又數十人而始得一人此一人者天下之所望也惟此一人之所恃者深是以抗然自進而以爲不疑惟天下

蹶此一人之所恃者深是以昔爲之下而羣相慕效使不責之以實將何勸乎成周之世國學始建魯周公子伯禽衛康公子牟齊太公子伋皆與成王游後盡爲卿輔以光王室及其衰也且不免皇父暴公之刺然則紀今日得人之盛欲爲永久不傾之理寧無道以靜之歟昔之論治者曰古之政與教一而今二古之養士與任官同而今異兩者皆害之大者也莽其弊而務本爲胡瑗之分齋以教朱熹之限年爲讀經今



曰其可與乎是在作人者加之意而已矣

忠清仁辯

論人者亦言其仁而已矣於仁之外而多名焉君子以爲辭費也雖然天下之理統言之不必其察也徑言之不必其得儕也儒者於此其猶有辯語道德者曰德非道不明道非德不尊道德之稱比而析之其指互出推而論仁大略可睹已昔者夫子許楚令尹子文以忠齊大夫陳文子以淸子張曰仁乎而夫子不之予也於是後之說經者疑焉判然以三者爲二然則仁遂

爲天下之絶乎微子行遯箕子佯狂王子比干
封心於玉門忠無以加矣孔子皆稱曰仁伯夷
采薇行吟于西山孟子尚論而有慕焉曰斯其
聖之清乎後復折衷以爲君子之仁是何説歟
或曰春秋之際天下之變亟矣列國相賊殺公
卿鄉宰家君無序聖人慮其變之莫可止也苟
其人有一節之善者亟予以爲勸予文之忠文
子之清皆所謂一節者也則夫子不又嘗舉管
仲而仁之乎管仲志生民之困閔王室之衰不

惜小耻以成大功其於仁非徒有其心也葢有事焉而不閒夫子許之爲忠與淸登管仲於子文文子猶有愧歟狐犯趙衰輔晉文公以定霸功與管仲等三者之稱無一焉春秋之恕桓文甚矣於齊則舉其君而及其大夫於晉則舉其君而無及其大夫聖人寧有偏乎然則子文文子亦幸而見錄於魯論而後之人猶得而稱道之也大禹鑿九江立九牧勞苦其身底世康豫論曰至仁而墨子緣之附於尚同其言慈而無

節儉而不誠周公太公皆以仁義佐孺子王爾
推論齊魯之強弱者且繫周公以仁太公則以
義繇是知仁說之不明皆因後人不得聖人之
意曲爲之辭而不知自甚其瑕也聖人之論仁
與敎人以仁其說有二論仁之道嚴大賢如顏
子止許以三月況其下者乎敎仁之法廣吳楚
之君猶欲進之況其上焉者乎嚴以存天理之
正廣以全生人之材聖人之用心如是而已是
故忠清之純乎仁仁而後有者也忠清之未得

爲仁不必仁而後有若也仁而後有者無所託
而自全終身不見其成名之端而外物無可假
故即使微子不去箕子不奴比干不死伯夷不
餓洎如以終而無害其爲仁不必仁而後有者
偶有形之而然久之而未悉其處若子文動色
執珪之官文子不避崔杼之難則其生平更無
所自立矣此忠清與仁之大較也捌乎大較之
分然後畧舉行事而不嫌其忽推見至隱而不
病其苛是故論仁之說猶之乎觀人人不可以

一事概仁不可以二名求以事概人人爭以事覆以名求仁仁或以名累記不云乎取數多者仁也凡天下之淳意美行爲聖人所樂予者皆於仁有近而未可正名之也歷觀詩書上自唐帝下逮陳靈其間之以仁著者若鼓鍾然不可隱也春秋紀元年說者解元以仁謂汲汲乎有望於國君天王之體仁卿士庶人之好仁然管之仁亦僅曰如焉爾而未遽敢謂其已然也孔門載弟子之行季子觀六代之樂仁道在其中

矣可指而名者未得其方豈故難之以拒學者乎論定於行成之日而心見於天命之時是故宋儒又欲覩諸桃杏之核雞雛之生也

先資其言拜獻身以成信論

事君其徒以言乎徒以言是敎辨也爲人臣者日立於諍與諷之間欲爲至文譎諫則危鷩之諂至矣欲爲批大疑陳大議則直聲在我無所利於吾君矣敎辨之不可而學辨之甚難不可在於上甚難在於下意者其先事而修具乎先事而修而其具終不出乎語言之際是又咸之上六也蘧子馮比八人而申叔時遠之郭子儀任吳曜而僚佐去之大臣之用人也先戒近有

曰之臣況八王乎甚矣言之無取也然則先資
拜獻之說何居應氏曰䜴䜴幡然之語說命三
篇之文伊傅之先資也齊桓問答而成書燕昭
下命而有對管樂之先資也登壇東向隆中三
分之言淮陰諸葛之先資也鑒覽聖人之言實
以六臣之事先資其盡於此乎未也周官論道
而不及以六政九經尊賢而弗列之大臣尊道
貴德至矣三公微言而篤行三孤番象而弼丞
建牧立監太宰王之正畿疆立社稷大司徒專

之太史掌典職方掌籍大行人掌禮有不得其人寧不備其官欲得其人者何凡以求其人之身也求之以重而報之以忽斯人者王法之所絶也即幸而得免亦春秋之所誅也春秋治大夫無繫乎天下之故者書辭有等有繫乎一國之故者書辭亦有等推其指皆以望忠也桑葉沃若其周之盛乎桑落黃隕其周之衰乎治亂之數作之者君成之者臣垂隴之盟甲士殺伐沈之役書得臣峻其防者所以深其志可不戒

諸昔者廖子靜問於朱子曰升陑之師伊尹其知兵乎朱子曰有之李膺爲度遼將軍身履戰陣況伊尹乎楊時謂伊尹有莘之樂不出耕田鑿井而朱子非之推此以況人臣之道可得而槪已徐鉉論君臣之際有懷於詩之寘彼周行書之謀及百姓以爲卿士大夫無非懷人民謀大疑何有臣貳繇是知士處白屋之下不度於天下之務適人未之有許也旣內信於心矣然後因時而告之於君君敬而登之如武王之受

洪範焉齋戒三日折行西面受丹書焉則人臣之道行矣人臣之道行則於君之事濟矣君之事濟而後名之爲泰斯以爲近本也臣猶月也月借日爲光臣借君爲威月近日則光愈微臣近君則爲愈約然日與月之相得其行也無不信之度是故君之善信能如日焉則無所不得於臣矣臣之致信能如月焉則無所不得於君矣賈誼勸人主體貌大臣以厲節獨其論人臣也有態臣簒臣功臣聖臣之分齊之蘇秦楚之

州侯秦之張儀非態臣歟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非篡臣歟晉之咎犯齊之管仲楚之叔孫敖非功臣歟殷之伊尹周之太公非聖臣歟此非賈子一人之言也天下之論無乎不然然悉其美者不可不盡其疵惡其累者不可不避其心直言嬰觸世之所難而闢之以私則爲袁盎之報鼂谷永之黨權諷辭不迫闢者足戒而不正其本則爲司馬西南之書吾丘寶鼎之對是啟人臣與其旣事君而信也無寧未事

君而已信古之仕者非四十不祿非五十不爵益多其年以試信也其法雖不可通於今要其意亦以慮人於遠也鄉學之教使人繇焉國學之教使人知焉兼繇與知則可謂信矣所以當時之入官者雖不氏不人其材可權也柳公權之筆諫柳公綽之醫諫夫人知之矣歐陽修草春日帖子其辭止宮禁之祓祝而告君以陽升君子陰消小人尹焞當侍講筵先宿齋沐冀盡已誠感悟君父一文辭威儀之細格君之大竅

焉類而求之正身匡國尊主庇民其事可勝道哉是故王審官盡下后助王求賢在上之義也苓瑟書策諷咏先王而無所慕於畫然知之臣縶然仁之妾君子守身之正也惟不輕以身許人而後其身始重身重而言偕焉挾其重者以行而後大有所見於天下賈從周嘗疑傅說版築不能讀書朱子以說命正告之且曰舜居深山終日羣於木石鹿豕一出而有元首股肱之歌繇此言之大舜亦有先資矣

寧靜致遠論

天下之言有發之一時可守爲終身常者乎若其言之儒者命之儒者守之矣非獨終身也且可以教後書曰其辭萬世亦猶是也諸葛武侯之訓子有言曰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使槪覩之而不深思其端亦家庭恒言已爾老夫誦焉小子聽焉已爾而後世之大儒且援之以爲理性命審根極相與尊大其說以輔聖人之不及豈無故哉試執寧靜之言合之孔明之行事凡其

當日之所爲葢極難矣漢祚衰盡羣竊紛起武侯當此其能一日無所爲乎天下之事無所爲則靜有所爲則不靜使武侯守巳之說而不一有爲於天下則王室於是而絶也使大有所爲而經事變權無所不之是自背其說又以欺其子也二者將何從焉則曷觀漢初之留侯與唐之鄴侯乎留侯初不忍韓之亡椎擊始皇不中而去其氣可謂動矣後遇圯上老人甘爲之折下而色不變非其内力深乎夫能忍圯上老人

之辱然後能成漢王天下之功此昔人之論留侯者所謂深於內際也鄴侯內贊肅宗恢復神京盜賊夷狄次就翦滅意者其猶龍乎迨迎還上皇保護太子家人父子之際尤有神感焉而說者又曰留侯佐漢定有天下功成不居退隱其身鄴侯堅於辭爵而終爲唐臣二子優劣蓋在斯乎抑殆不然寧靜之道本乎人心不爲時改或亟亟乎欲有所就之或亟亟乎欲有所去之俱非其指也人但知武侯抱膝隆中高譚管

樂之爲寧靜而不知其驅除吳魏屢出祁山之爲寧靜則知孔明之寧靜者亦淺矣但知其控荆襄之上游據全蜀之形勝爲致遠而不知其成敗利鈍無容逆睹之爲致遠則知孔明之致遠者亦淺矣是故三侯之爲道皆可謂與聞乎寧靜者也特繇留侯之道談笑樽俎藏身無端其跡近於神仙而學者難乎其據繇鄴侯之道匡救彌縫不避深阻而常恐功名之士執之以爲端乃乏其精心之感而外牵於可動之名推

谿武侯之道功名富貴縱橫捭闔一無所慕而事君斷國獨以誠爲本儒者以爲似乎聖賢也故寧靜致遠之說確乎而不易昔者武侯旣以之教其子矣及蜀之亡子孫多從蜀死者安身之道豈如是乎要推至隱則眞善學寧靜者也謝安學之不全而小有其効房琯好大議而無其誠用之郎敗寧遠事而任心無亡心而滋事寧靜之說又豈數數在言乎然又有疑焉漢之得天下也以淸淨治之黃老之說非乎當時君

臣信從樂服趨之風靡沿於其末慮不之變㧞又不然漢初蕭曹諸相簡脫細務武侯之治蜀簿書不遺託淸淨者詎然乎且治亂在天制治亂在人以西漢之初而行苛察之教則時有所不必以季漢之餘而欲從淸淨之治則勢有所不能武侯於此何庸心焉夫惟武侯之應敵制變出奇無窮服人之深常出於智力之外天下之受其籠絡者莫測其所以然後世之士聚而私議卽欲位之於管樂之間亦無以窺其平生

用力之所存而寧靜致遠之說乃出於武侯之
自言然後天下爽然於所謂反覆思之而無與
易以爲寧靜則眞寧靜也以爲致遠則眞致遠
也極其聰明匡正之才而不外乎尋常之理於
是儒者交信之曰寧靜致遠之說其志伊周之
志乎伊周行之於新造之邦人始觀焉而不以
爲非武侯行之於多難之國上下無有閒之者
功及身盡而不自足其能其學孔孟之學乎孔
孟不用其身萬乘不能當其一爾沔其道益高

武侯之用則已見矣雖不大遂其道常施於甲兵之會而人不及知惟志與學合而後似聖賢似聖賢而後說不誣不然淮南氏則已言之矣

古今才誠合一大臣論

人之言曰三代以下士所不足者非才也所有餘者非誠也其言似而非也上古聖人之事惡者執之智者鄰焉維才與誠受名何所設數難以詰之不能對也中庸之論誠明也蘇子謂其有聖賢之辨先入之說自今思之才豈明之屬歟放齊舉丹朱驩兜舉共工於堯而堯弗用四岳舉鯀堯知其不可而卒用之治水之任不輕於登庸若采也顧其時亟矣苟有才焉試焉可

也若是乎聖人之論才也綦恕然鯀終不任水乃逆行至禹而始底定才而不誠則猶無才而已矣仁義禮智信人之五德也儒者每言四德而不及信其說曰四德無乎不信者也仁則信仁義則信義禮則信禮智則信智德舉信焉不既多乎是故信之在人猶五行之有土也智其火乎鯀之不誠喪其土矣欲以火爭水能不乎鯀之敗也先見於水禹之成也亦先見於水君子於是不惟知所以用才也且知所以用誠是

故誠也者君不得無以爲君臣不得無以爲臣
人臣而備才誠者自周而後於漢取張葛焉於
唐取狄郭陸裴焉於宋取韓范司馬焉人皆能
言之然當其時有不得行其志者人不及也汴
宋之才莫盛於熈寧一王安石足以敗之南宋
之才莫盛於建炎一秦檜足以敗之宋之生才
過漢唐遠矣其人不得全遇者後世終不得予
以全才豈天地生才之心無以勝二臣之惡哉
要其彼此之實未嘗少貶也　國朝名世代生

世無定論議從祀者僅四人爲久之而後葬者息也夫論人於今其數彌寡則其說彌詳非獨人心亦時勢然也孔子七十之徒盡祀學宮世不敢訾其一考其行事多不及見而羣稱曰賢衆人之賢人以孔子信之也有信孔子而不信孔子之徒者舉世笑爲狂人孔子之徒何多幸乎漢儒說經學者率以經傳然大用於世者多陋則求之不用者而已矣王通著書河汾其門弟子稱其有周公之才然房杜會逢太宗不聞

以王道事主安在其師獨賢哉宋之濂雒諸儒無賢位而其道獨尊其得禍亦幾不測嗟乎後世之人用者不必其賢賢者不必其用不用則亦已矣且使尚論者不得信曰此其人果誠者也果才者也是何謂哉說者曰君道欲圓臣道欲方凡所謂才與誠者臣道也臣道法地但當言坤之事無言乾之事然則乾九五以下獨非人臣乎或謂坤者臣之大常乾者臣之非常非常不可爲訓乾之九二非大常乎是故知乾與

坤之合德斯於才誠也庶幾矣剛健者乾之才也柔順者坤之才也其所以中正者誠也夫剛健爲才人皆喻焉柔順爲才非深於易者不知也顧失其解者復以隱忍緘默和合主上爲柔順臣道所以益曠於天下也是故不明乎乾之初九者天下多好進之臣不明乎乾之九三者天下無任事之臣觀於九二可謂通矣宜與坤之六五對也六五之爻筮之者君且元吉況人臣乎春秋之論人也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

狄而中國則中国之符秦有王猛元魏有崔浩高允不猶楚之子文吳之季札乎其所以不見錄于君子者何也夫人之生信才且誠矣生非其地者有關事非其主者有關觀曹操足以累荀彧其它可知矣故今之論世者於元且勿議也唐尚詞賦宋識其失宋尚經義至今而法益拘謹古之詢事考言豈如是乎顧其中未始無人焉雖然不可謂之非天幸也晉惠公受王而惰成子受脤而不敬過之小者也識者憂其失

國棄命其言皆驗古之人能辨人於威儀今之人不能得人於文法相去何懸殊哉抑聖賢之學不傳人與人不能通也桂厲叔之死莒穆公所以醜人君之不知其臣者也其心是而言怨也申公子培奪荊王之隨兕以代王死人爭謂之穆行然不能止王之田而徒犯不敬之名馮身厭勝非忠之大者也生死之際天下所謂至難臣道不存焉君子繇是益務本也本者何人所受於天地者是也易傳辭吉凶曰成而後有

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失也程子悟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固猶然哉是則誠之之說也論情者以情次性以才次情才者情性之事也今則舉而納之功名爲其可見也非其質矣是故舍誠而言才是一人而明二之也原道者無取焉布衣之業後世顯榮卿相而不聞者皆是也人之輕重豈在爲臣哉然而大臣者重稱也自有君臣以來天下之大法繫焉聖門兢兢乎辨之曰如此而後可以

爲大臣如此而後可以事吾君無大臣則君臣廢矣夫惟有孔子之德然後可言周公之事凡大臣之道學者不可不講也出處寧有異乎哉

擬飭銓衡擇中樞惜人才求直言疏

臣聞知人之事帝者其難急而求才賢知畢遴非獨昔之勢然也於今益甚今天下需人亟矣內外告訕所在多虞任事之臣偶一不效則羣起而咎所爲用人者即用人者亦無一辭以謝天下然日相難焉徒尚口爾事益不治則所謂用人者先非也周禮太宰首六官春秋之義君有過必先責宰明乎繫屬之重也苟不得其人則覺然者至矣以臣觀之凡今所謂銓政者一

吏人事爾執簿呼名考年月丈上下職如是止矣又其甚者苛察繳繞務為煩密以示變更則選進彌滋私人日鶩大約其術窺上意之所就而偏輕重中之是以資望並乘甲乙觭設適便其身圖何國家為持衡既不得真百官繇之破壞兵政特其害之大者爾夫為太宰者平日不能習知天下之賢才孰可以長六官任邊藩為司馬者不歷疆陲辨將帥沛若有餘於中雖賢者當之猶不能獨視聽況非賢者乎是故銓衡

擇中樞中樞擇督撫督撫擇大師此用人之次第也顧問擇銓衡者何人則　天子之明斷也天子之耳目在天下不在内庭在天下則公論明在内庭則私權立三代之時不設諫官夫人而皆可以諫也秦漢以來諫諍專官其責愈重不能言者人主得以法繩之然歷數記載敢言之士不少概見信乎人才之不易得而直道難聞於世也宋臣有言曰人主貴養諫臣之氣又曰天下之治諫臣爭之而有餘天下之亂干戈

取之而不足此古今不易之論明主所當致省也且臣度今諫官所求於
皇上者不過曰毋過疑毋輕罰毋偏狥毋煩苛百姓此數事而已此數事者臣皆有以解之夫謂不能不疑者謂大臣之欺也然任賢勿貳書訓之矣既晉之大僚而責之以欺或大臣不欺而先以欺逆之則大臣必不敢任事大臣不敢任事而國事欲與共者少矣謂不能不罰者惡諸臣之慢也然細故可捐非仁政乎必毛舉而

鷙擊之則人人重足而立人人重足而立而天
下事益無與爲者矣中外之輕重其利害易知
也文武之輕重其利害易知也必欲矯其常而
求勝焉則重者日趨於輕輕者日陵其重必敝
之術也兵事之興爲百姓亂也百姓之亂重若
賦也日憂大亂之至而獨以科賦督天下所謂
欲繁其枝而伐其本也凡人之情無大相遠非
甚不肖誰不願忠於主古之王者選賢舉能非
不知其中有虛鄙之士顧以爲誦詩書服聖賢

者猶愈焉今一旦盡舉而納之嚴洪微言失指退就司敗草木細過桎梏加之及所號爲殘體餘氣者則勢崇九列訶呵百執事盡爲之下而韎韐租呼之流未舉發弧矢白刃即欲挾持藩方變作綱紀人心如此能慮無動乎宋仁宗以國事付公論優禮大臣崇奬直上不動聲色而優游久治漢武帝之世海内罷耗極矣昭帝易以輕徭薄賦元元更始

皇上寬仁聖武遠邁二帝古於簡銓之時明告

天下竊寐蒼生之志使羣臣各畢所聞擇端亮
清明之士為衆望攸歸者任之用人而樞密大
寄稍寬功過期得一當其他邊臣郡邑之吏止
責以戰守撫輯勿稽簿書察金穀而銖兩罷郵
罰厥鴻鴈不作常武可賡矣臣不勝過計獻其
狂言伏惟
矜詧

百聖相傳心法論

聖人之敬其天乎中庸之純亦不已也君子之敬其人而天乎大易之自強不息也雖然聖人君子有異人歟其所謂人吾不知其異也無所以異其久則無所以殊其敬強而別之是日月有兩名太山有二號也此之說宋之眞西氏其知之知之若何以敬繫聖以敬相傳繫之百聖若以爲知敬矣則若以爲知聖矣吾聞學者好言聖人然則百聖其可以盡言歟韓嬰曰自古

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也管子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首有無懷氏然則無懷以前聖人其不傳乎或者之論推本反始從而神之則曰太始者元胎之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地之交太素者三才之始三才者天地之備太古者生民之始於是合雄紀姓焉敘命紀壽命焉連遁五姓居方挺挺相次以治始曰聖人之祖也已自今思之始義貴簡安

多名聖人旣遠其流安據天下之言有似微而淺似深而誣者其累道也甚於刑名法術非儒者之所安也宋黃榦之論道統其儒者乎有言曰堯之命舜以執中其得統於天者乎未示人所以執也舜因之命禹以危微精一舜禹之精一未示人所以制也湯因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王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其湯之禮乎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其湯之義乎武王受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

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非文王之制心歟義非文王之制事歟揆其旨抑何相齊也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謂之大同大道旣隱天下爲家謂之小康其閒夏時有等坤乾有義大典有官五經重祭世日變矣而聖人不絕嗚呼及之爲言汲汲也暨之爲言暨暨也皆我欲之辭也聖人之望聖人豈徒不絕實我欲焉則真汲汲暨暨矣以心度心以類度類以度量功以道觀盡古今一也其荀卿氏之言歟以之喻介聖

相傳之心法無不當也斷自經文敬之首見於書者莫若堯之命羲和夫寅賓出日寅餞納日日之出入必敬候焉內爲王者何獨不然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自卿以下至師長士無不有言在輿位宁倚几居寢無不有聞後又作抑戒以自儆人謂之叡聖武公一列國之侯能約敕其身卽稱聖人况推而之上乎魯廟有欹器焉后稷之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自常人視之一物也自孔子視之則皆心法也

王充云今之水火古之水火今之聲色古之聲色夫心法之同不止水火聲色也而人視之常不如水火聲色亦何以坐進大道乎禹之征苗也以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啓之伐有扈也以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武王之責紂也以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古聖人之代天討凡以惡人之不敬借亡王之事鑑修士之身前代之得失周後學之元龜也是故觀梅枝而知乾坤觀草木而識恕心善隱者之所獨有也程子以敬爲涵養張

子以心爲嚴師非身盡之不能言也而學者執之不堅則異端之說誤之也列子學於壺丘子林歸而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所親楊朱南之沛遇老子於梁郊老子歎其不可教楊朱至舍進冠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以請過即其文可謂近敬矣而惜乎皆外形也然則敬與恭其有辨乎諸儒之折衷詳矣或曰發外者恭存中者敬或曰初學不如敬之切成德不如恭之安或曰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縣

是言之敬與恭未嘗二也豈特敬不與恭二惟敬則誠朱子不有言乎不事敬而徒曰誠誠將何錯五常百行無非可願也雖然心目之間又誰擇乎惟敬則中朱子不又有言乎敬卽爲中敬而無失寧偏倚乎夫儒者之論無寓言重言之夸九州四海之大而終身守之萬世則焉類如是也且人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于宎日見之不以爲怪獨聞斯言則羣無以疑豈主敬之說反出於奧宎之外乎是故

百聖相傳之心法非獨引往斷來學者所恭追之上古號得道柄者君有五期輔有三名弗能易也

天保治內采薇治外解

作詩其有原乎曰有之有之則何居曰因乎其人因乎其地因乎其時因乎其人者何詩之爲言依人性情溫者不能爲急號者不能爲笑責后妃以無樂鍾鼓告氏伯以勿傷日食必不受也因乎其地者何風俗之感積漸使然流而不知若趨所熟敎南國之夫人以嫉妬禁陳國之大夫毋好巫必不察也因乎其時者何上令之民則之上一之民百之或溢爲歌誦或聚爲愁

歎文武之民欲使其哀草黃幽厲之民欲使其
效中林必不喻也然則讀詩者又有懷於詩之
天保采薇則何居曰釋詩之義貴治而不貴亂
貴道而不貴邪天保以上之詩有鹿鳴四牡皇
華棠棣伐木焉采薇以下之詩有出車與有杕
之杜焉鹿鳴諸章不終之以天保則君臣不和
出車諸章不先之以采薇則上下不睦君子於
此覩王事焉故謹志之以爲可以治內可以治
外也然而未也小雅之詩多矣天保以上之六

選擇將帥之術議

昔虞預之言曰陰陽不和擇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宋蘇洵則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合二說觀之將帥之輕重固有異指歟夫將帥在古有不得不重之勢在今有不得不輕之權何則古之文武合而今之文武異也

高廟之時禮臣請立武學用武舉建武成王廟

高祖曰若然則岐文武爲二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上之士如太公鷹揚而授冊書仲山甫賦

政而式古訓召虎經營而陳文德豈若後世一統之偏陋哉竟不舉行成化十四年汪直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文臣

憲宗不從其說以爲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再議處置夫

高祖身百戰而得天下寧不心高武夫之功而不肯偏右滔洸自隘一塗

憲宗之時需武亟矣而取士之制仍守恒格不輕創改此非有心於抑武蓋將欲慎其名而求實

士也漢選六郡良家子給羽林期門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即恩寵渥矣然人必於六郡選必於良家非若今之盜賊罪人可以悉至也武舉始於唐武后之世其制有長垜馬射步射筒射馬鎗翹關負重身材之選而唐選舉志言其法不足道故不復書是故古之任武皆文之餘不能觭意爲重也宋之求武議論較古爲詳擇其便而可行者莫近於歐陽修之軍中求將蘇軾之試以治兵何言乎軍中求將

敎一隊而得隊將敎十隊將而得裨將敎十裨將而得大將則求者逸而應者實矣何言乎試以治兵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氣於顏色觀威於約束觀能於坐作進退則天下之才無所欺矣雖然此二法者行之於今猶懼有弊則以主之者無其人也夫孔子之九徵見於莊子太公之八徵載于六韜古有其言而不聞其法無法之事人不及知是難以爲選擇之衡量也晉文謀元帥以禮樂詩書孫卿與臨

武論將貴恭敬無壙今之奇材劒客號爲雄武者能之乎吳起臨戰左右進劒起曰將主旗鼓此非將事項籍學劒不成項梁怒之籍曰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起籍之勇非不葢世也而自賤其力若此今奮威天下而槩責人以投石超距何亡具也且　國家選武之道亦數數變矣始重錄蔭繼舉謀勇終尙武舉法愈變而弊壞日滋將何以救要之以愚觀之用今之法求今之將無論必不得將卽得將亦必不能用

請舉數事以對宋太祖之用諸將備契丹與河東西羌也厚以關市之征饒以金帛之賜諸將皆富厚有餘足以用死力之士今則濫費一錢毛舉為罪魏絳戮楊干之僕悼侯跣出謝過祭遵格殺舍中兒光武以為剌姦將軍今則中朝貴人之廝養皆挾大將之吭而奪其氣宋楊業知代州或上謗書太宗不問封書付業今則飛文偶挂退就司敗義難復贖唐武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請御史監軍后詔明君遣將

閫外之事悉以委之其罷勿用宋仁宗時狄青請擊儂智高韓絳疑武人不可獨任龎籍獨言若用文臣副之必爲所制不如不遣今則次第節制若繫徽纆唐憲宗命諸將討淮西高霞寓敗於鐵城中外錯愕獨用裴度之言絕議罷兵今則鋒刄稍挫畢世不敢一出數者之病遂成禁令雖有丈人長子將安用之且治天下之道貴因人心之所嚮爲之抑揚鼓舞則法制不煩而定不然者重賞峻誅日誥誡焉亦有所不行

武之不能與文並非人皆貴文藝而賤膂力也武實不堪其名已過甚今之學爲武者始未有不先習文者也習文不成則退而循下大約皆跅弛騖宕之流爾不得已而設爲科目以處之亦戰國四君養士之說也四君之養士各數千人當時著稱者僅馮驩毛遂一二客列國將相之選不聞出於其中夫固曰禁民之亂不絶其求苟有尺長亦足資國即雞鳴狗盜庸何傷乎愚不敢輕量天下之武夫盡爲無用而畧言其

端如此蓋欲當事者一審大勢所在而已矣抑又有本論焉選舉之制矯輕使重不若因重責實令之學較不習射宰相不廵邊此所謂重者之失也能詳其法而中行之則文武道一矣何必日聽金鼓之節陳貔劉之禮然後得士乎周禮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迄至于唐婁師德擢進士從軍西討裴行儉舉明經而爲朔方總管意亦不甚相遠也

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論

臣道之難盡也依古以來純兼術焉是故長於口諷者不必其身循謹於身循者不必其志壹欲擇術而趨而其心已謬君子於是舍術而言本本之爲說於人斷之乎抑有先焉者乎則且深其辭以變之又懼其不當也夫亦道其自然者而已此正直忠厚之論所以爲臣準也唐虞之世臣薦臣於君君薦臣於天臣薦臣於君常有之事也君薦臣於天不常有之事也臣未癸

其端而其君行之者蓋有所深信也臣信於君
君亦信於天惟其交信而不疑是故當時之爲
君者得一臣焉誠可以託事即欣然百拜而進
之蒼蒼雖高猶之入告左右云爾降及後世非
其質矣君臣之間防峻而禮煩臣有其心不能
即達而傳命宣令之人反得以乘其閒即或召
論獻命其悃愊少華者亦鮮得當魏晉以還天
子日與文士並輦賦詩而無救於敗若此者視
漢武之賞封禪靈帝之開鴻都又有閒矣況其

佗乎雖然何可言也事近觀之宋得大臣之道未有若斯之盛也仁宗治及堯舜而其時不能無小人神宗急於求治而所任多傾險果何說敢設兩君易其寬嚴之理以施之能終無病歟嗟乎此皆過望乎君之言非人臣所以自立也人臣之自立在內斷於心而不期乎上之遇合行己之所學以求自得而不必慮人之我非邵子之論伊尹也以爲似易之坎程正叔學在希聖少有志乎諸葛武侯之爲人夫伊尹致君行

道業總百揆功名可謂盛矣而象之以習坎之險程子守經不流擇言後發而趨操在隆中梁甫之間其指不幾背乎迨取坎之義思之遷桐之舉其行險乎復辟反政以報先王其不失信乎坎之水信故廣象以坎爲心尹之事信故孟子曰伊尹之志若武侯則又時異勢殊矣身百亂之秋力匡漢室歷忠二主矢於明神殆有賢人之德業焉儒者苟不之知不亦殘文守故乎明乎所造之如彼又明乎所論之如此然後知

忠厚正直乃一共之辭非偏方之說也世有曲木焉就而視之其根必疎疾風不能搖勁草得土之力深也繇斯而觀凡人之刻薄殘削見欲而動者皆曲木之類也凡人之和平樂易神之景福者皆勁草之類也賈誼之痛哭其原出於愛君陸贄之切直其情亟於匡國百世而下讀其文者得而道之韓非之說難秪以背韓商鞅之任地適以禍秦百世而下讀其文者亦得而道之夫文辭之流不能蔽其心隱推之行事益

可睹已聞有難者曰公孫弘王安石漢之名三公宋之顯相也平津近阿世而不可不謂之忠厚舒國覈急矣而不可不謂之正直安在二者并途乎則試取兩人之事較而論之公孫貌有長者非其誠也冀事上謹耳大約逢主所欲爲黷武不恤幾泛大命其詐爲之觀轅生側目之語鄉人樸滿之戒彼豈能愿慤無他者哉安石清介不苟近於正直而執性好頌壬人中之宰也新法累國朋黨牢蔽飯魚之儉不能贖其誤

國之誅此尤偏頗之大者也春秋之論人遽或因所美以例惡或因所惡以例美立賢不肖者於此其惡者不偏惡則知美者不偏美其不偏惡者非正直忠厚者也其不偏美者必正直忠厚者也學者於此得其多連之義以爲人臣之極則詩人可無呼祈父刺師尹矣不然離而去之或望而不至傷諸侯之暗而忘王臣之節傾旛接路豈其理哉

進士題名記

御極之四載歲次辛未親策禮部所貢士于廷凡三百四十有九人先是南宮之役禮臣請廣額中式者凡三百有五十人其不及預 大對者凡四人益以乙丑戊辰之三人遂得三百四十有九人盖 國家制科以來迄今凡五作未其在洪武者人三十有一其在隆慶者人四百有五多寡無定名要以臨時取 旨為準折衷其數於茲得中道矣雖然立石題名實始洪

武其時二十一年曆曰戊辰今
上首科適符其紀立石之舉遲而未宣意者有
待於斯乎臣被　命司文敢不恭承
帝德以為之記記曰進士之來尚矣司馬之升
見於周制其禮莫隆於昭代考之會典　朝廷
雖大封拜百官未嘗具服稱賀獨策士傳臚之
後羣臣頓首致辭有賢俊登庸之頌歸本於
天而慶成於人蓋若是其重也是以贊道發德
出納代言非其人莫任或巖疆劇邑他職不稱

必易以進士加褒命焉有唐貞元八年陸贄主文得進士二十三人其中有名聲者若李絳韓愈元結崔羣等十九人皆天下孤儁偉傑士號爲極盛宋蘇軾言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位卿相者三十四人筆而書之卓犖可紀然猶往事無庸具論即觀諸

本朝許觀鍾同著聲於節介焉文升余子俊顯聞於功庸楊守陳楊愼耀名於著述鄒守益鄧以讃垂典於理學夫豈異人皆辛未之魁然在

前者也夫有志之士援古自況嘗陳列鍾石追覽圖象慷然久之雖曠代不可㡬幾之哲發瞽太息欲與同朝今之碩人君子遠不踰二百年近則五六十年遽謂日月荒絶末繇景行慶非大雅所以自處也古者於士之始冠史𠀤祝焉鄉大夫鄉先生祝焉致之嘉爵字以髦士所謂責成人者亟矣進士之命服大於玄端禮嚴於冠事拜賜之日敢不敬歟

宋之臨軒策士也將退御便殿語諸臣矣一曰

士習靦　朝廷所尚尚典實則日厚尚虛華則日薄再日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爲用若有劉蕡蘇轍應慰所望既而賦策士歌以賜羣下唐虞颺誦於斯再見今

上寤寐思遲不與

宣宗士之抱文章集　闕下者亦倍蓰時苟或鶴鳴之彥蘊風烈而不舒維鵜之流望精光而不副豈　天子所以側席賢人聰明辟陋之意哉李華中丞壁記曰古之制記者先諸德而後

諸事蓋言本也司馬光記諫院題名謂版不如石蓋貴久也諸士欲承斯石世世弗渝亦務修其本以爲可久者而已矣若慈恩之記將指朱書皆其餘所久又何辭焉

合刻諸葛忠武錄岳忠武金陀粹編序

閻考經籍載武侯十六策一卷岳武穆集十卷或曰二者皆非也諸葛之書其序雖云進便宜十六事顧陳壽所錄不載武穆不精文翰即賀和議一表當亦命意他人代爲辭令其言近是而未敢信也張敬夫惡陳壽作史虛鄙獨竄他書及裴松之注別爲諸葛一傳然刪去隆中管樂之辭朱子非焉復作後論以達意逆楮今所傳則又益以將苑五十篇遺文十八首與前後

出師二表命曰全書至武穆之事大於其孫岳珂有事實辨誣鄂國金陀粹編續編諸書卷帙甚盛而珂之所序悵然有懷於穀城之畧魚復之圖則武侯武穆之文亦漸詳且巨矣二公之忠誠偉烈卓聞今古蕘牧之人皆能道之可無復論然猶有說者謂武侯伐魏不出褒中而出祁山故有街亭之敗武穆師至朱仙鎮距汴四十里矣兀朮將遁卒從班師之命而河南諸郡復為金有夫不用奇詐而威敵無功宋棄公之

仁也守經而死不顧國家之難恭世子之孝也後之君子於二公之終事能無憾乎是不然宋襄公之仁非性有之也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子魚已慮不獲死泓之敗也迺以軍無阻隘爲解盟會不循於賓禮殲師則附於古人其誰信焉蜀爲漢後天下之公責也地又險固出師以正可以集事無庸蹈危中生縊於曲沃國人哀之矣然大杖則走獨非順乎若謂行而非孝孤突諸賢胡爲勸之且重耳以出奔成霸彰先君之

志而覆其短其孝不更大乎是故死生之際從
其義之大者處焉而不必於受君之命爲人子
者或可爲人臣者必不可武穆固人臣也寧敢
悖焉靖康以來僞命亂賊相踵起上下陵微之
勢亦岌岌矣純心在公者方懼君臣之義不明
無以教世又何忍於身蹈之此武穆之奉命而
歸所以爲正也且天下事亦未易一二悉也伐
魏之師數出斬將搴地漸有成效使假武侯以
年魏亂日萌秉以天討必將折而入蜀武穆不

遇闖君徂刱中原必復而名過閎散二公者天
皆爲漢宋而生而皆不究其用予未知天意之
何所處也則合其書而讀之不幾有屈賈同傳
之悲乎